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録監生臣王　宮

大學衍義卷四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

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臣按賈誼之書有曰誓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

內寵內官有權寵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臣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而身歿未幾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垂二十年以不蚤定之故也其所以不早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葢桓公君臣知以富國彊兵為急而不知修身齊家之本故其

禍卒兆於此可不戒諸

史記齊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羣公子畏誅皆出亡晏孺子元年田乞齊大夫攻高昭子殺之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匿田

乞家十月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田乞盛陽生槖中置坐中發槖出之曰此齊君也鮑叔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叔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宫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而逐孺子毋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臣按景公之失亦由嗣子不蚤定之故其所以不

蚤定者以私欲立荼之故也雖高國二臣曲從其亂命而適以啟田乞之姦心殺荼而立陽生齊國之政遂歸田氏不再傳而田氏代齊矣吁可戒哉

魏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韓懿侯與趙成侯并兵以伐魏乘其國内亂而爭伐之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

其步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臣按適嗣之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故書之以為戒云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嗛音愜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

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髙閲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

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為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文帝

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

以上論建立之計宜蚤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本朝則有故事矣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内外知聖心有所屬皇祐五年其後范鎮以諫官言之嘉祐元年趙抃以御史言之同上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同上

自是文彦博歐陽修王堯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迄賴韓琦而後定焉太山磐石之基於是乎壯吁此我祖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之所未有者也因傳著於此云臣伏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是時高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以太蚤為忤也迨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

亮又言之上讀寅亮之言於是大悟越五年
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高宗以二十五而
定議二十九而錫命也其為宗社之計尤蚤
於仁祖也於乎懿哉

定國本

諭教之法宜豫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
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

也懌懌說恭敬而温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入時入學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喻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謂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

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周公長子所謂魯公者也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阼階人君之位言成王幼未能涖君位也以為世子則無為也言既為王矣又不可用世子之禮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

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人元大良善也貞正也

臣按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修内由内以達外禮雖修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醺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温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

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溫則不暴文則不野此皆教之以禮樂之功也然禮樂者教之之具而師傅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啟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葢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維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葢如此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葢成王雖幼已為君矣不可復以教世子者

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然周公之所以教者亦不過為人子為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他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於學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為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為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為世子

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為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藴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保傅篇漢賈誼作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

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謂三月朝也過闕則下敬君典法之處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保謂安守之傅傅之德義傅輔也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卿也謂三孤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迺猶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

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迺始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恐其懈惰故以所味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與慣同）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匹之色）則入於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

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瞽無目者也）工誦箴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媿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皆合于道如性自然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步中采齊

樂詩名也字或作蕣又作茨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趣讀曰趨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玉藻曰血氣之類弗身踐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觀前成事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亟急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粤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死而不能相放效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臣按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之無餘藴矣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為萬世法矣

漢晁錯學申商刑名孝文時詔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

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刼殺于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絶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

拜錯為太子家令

臣按錯與賈誼皆所謂明申韓者也誼之論教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專以術數為言其醇駁之異如此詎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宮之傅卒舍誼而用錯焉豈非帝之學出於黄老故於錯之言有以深契其心歟且是時錯方受書伏生所伊傅周召之言固嘗聞之矣而此疏所陳無一語與之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初未嘗玩

而繹之故耶其後錯事景帝建為削地之議遂召七國之變其原葢兆於此然則世之任輔導之責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之以數術未有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武帝為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據被讒事已見前讒臣篇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端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

正人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謟諛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為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太子是為明帝

臣按申韓之學非唯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耶庾

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謂潘岳陸機皆前世文士也而無園綺之實謂四皓中園公綺里季也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章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總為詹事頊之總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闇劣然使得端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亦未必無補乃如叔寶之請竟用江總其後即位以總等為狎客酣醟（音詠）流連竟以亡國蓋文士多浮華而少實以之居輔導之職其有損無益也宜哉

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

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有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搢紳皆恥由之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傅之徳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

臣按元稹欲為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為儲貳未聞妙選一時

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無所不有卒隳元和已成之業吁可惜哉

以上論諭教之法宜豫

大學衍義卷四十一

大學衍義卷四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

定國本

嫡庶之分宜辨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

奔燕大夫辛伯周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葵丘齊地瓜時而往

以食瓜為候及瓜而代戍之明年又食瓜則代還期戍公問不至代還之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夷仲字年其名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謂降其禮秩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二人本謀亂因無知之怨遂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言無知事成則以女為夫人也女音汝冬十二月弒君立無知

臣按兄弟之子猶子也愛之之一則可而衣服禮秩皆與適同則不可僖公之寵無知宜若厚於兄

弟之子者而不知古人崇異世嫡之禮非以自私所以明尊卑之分杜僭忒之源也其召後日之禍宜哉

漢成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言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曰嫡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理得則陰氣順故曰理陰氣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

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

臣按匡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並焉旨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三國吳大帝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傅是儀諫曰魯王兼

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輔且使二宮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不聽八年春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列僚二子由是有隙霸曲意交結名士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太子寵日衰霸黨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太常顧譚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

覬覦之望絶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悰亦惡之相與譖之吳王徙譚於交州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

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宫無及也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詞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為太子

臣按吴主不監匹嫡之戒既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基禍至於兩廢焉此人主所宜戒也

唐武德九年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貞觀七年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絹五百匹十四年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不

聽

十五年太子治宫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詹事于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又引突厥達哥友入宫志寧上書切諫太子遣刺客殺之二人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魏王泰上拓地志泰好學司馬蘇朂説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畀庶世子用物不

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秋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

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侍太子使絶天下之疑九月徵為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亡國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即其義也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頴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

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
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啟窺窬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
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求聲
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
客代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
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為
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

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陰養刺客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其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駙馬都尉杜荷為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内正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夏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

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終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為皇太子長孫無忌請立晉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

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

之術不逞之徒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立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床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治無忌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御建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之衆

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說遂立晉王治為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之子孫永為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而於太子魏王之事其失與孫權氏本末一同皆幾至於危國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說帝固是之矣使其因此大正嫡庶之分車服禮秩咸立等差約敕魏王

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乃於魏王之寵終不之損由是承乾日以疑忌而泰日以窺覦雖欲禍亂之不生不可得已原其本皆太宗溺於私愛不能自克之故也然承乾雖廢泰亦不立且因是著為後世之法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於失之中而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以不謹也

以上論嫡庶之分宜辨

定國本

廢奪之失宜監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褒姒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即申

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宜臼是為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錄以為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

傳會於首止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控大國

扶小國會於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無人道矣故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晉獻公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别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姓也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其君姬姓

其爵男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

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相伐言二人俱共壟傷晉室若此）

閔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犫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得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

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

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閔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太子帥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依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

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四年公將立奚齊立為太子也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子辭勸之自辯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

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辯也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勸之出奔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於新城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也又公薨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蓋易五

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以輕搖哉

漢高祖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説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旣罷見昌為跪謝曰

微君太子幾廢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

乎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吕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刼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

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從破布歸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是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髠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至長安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

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告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漢髙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髙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

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宫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為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

之美也

隋文帝受周禪以太子勇為皇太子開皇二十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寛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悦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長久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内外百官相

率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宰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内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専内政生子儼等數人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

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

何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后忿然自是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問計於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

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説之曰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者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

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

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他伐勇小字與阿雲謂雲昭訓對坐終日酣宴眤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麽廣小字者常恐其譖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賫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深願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奏聞因加誣飾以成其

罪上遂踈忌勇廼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叚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内外諠謗過失日聞叚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

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
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
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
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
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
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豈非爾輩欲害我國家耶
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
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云云上曰此兒

不堪承嗣久矣皇后嘗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唯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云云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

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備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樂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别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宫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宫服翫以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

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上戎服陳兵御武
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
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為庶人勇再拜
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
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初雲昭
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
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唐令則為勇所狎昵每令以
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

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慙而不能改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乗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不令為殿下作𢎞臣也勇慚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

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業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悦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

擇汝為宫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踈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冡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悦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宫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兾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

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廣立是為煬帝遂以亡隋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為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為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

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横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開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瞶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祇以為楊素等黨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耶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垂沒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

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事見通鑑文帝末年吁後之人主

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唐玄宗開元末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惠妃子壽王瑁也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揺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

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言太子瑛廢則壽王瑁必為太子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九齡既貶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異謀者上召宰相問之李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遂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庶人尋賜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長且仁孝

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問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豈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誰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立璵為太子餘已見前姦臣篇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於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大歷十四年（代宗年號）德宗即位立宣王誦為皇太子貞元三年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不謹詹事李昪等出入主第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

曰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
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為
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
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
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
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宫甲士甚
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
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

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内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

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殿正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

坐視太子寃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

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
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
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
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太子後立是為順宗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人者故
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林甫趨利瑶
琚戮而子瑛之得未廢者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
嫡者以李泌然則為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觀

泌告德宗之言忠誠懇篤宜其卒能感悟也後之
為相者不幸而遇此要當以泌為法
以上論廢奪之失宜監

大學衍義卷四十二